

集部

倪文僖集卷十三

明 倪謙 撰

記

故参政胡公祠堂記

正統五年夏四月某日致福建参政事廣徳胡公卒卜宅兆於井亭峰東黄姥嶺之原即地構祠以祇奉祀事既成其子英哀經走京師謁名公誌刻以歸奠繋牲有

石屬予為記俾後之奉祀者有所徵也予謝無陋不獲命惟胡氏遂有代序自宋安定先生諱瑗教授蘇湖家泰之如臯後徙寧國復徙桐川之東冲代有聞人至菊隱公諱士通晦迹弗仕公諱廣字致恭菊隱之長子也年十二而孤母陳教飭謹備口授以經書皆克通念晩析比長遣補州學生肆力問學大有攸進母歿號慟毀瘠廬於墓者三載永樂初升太學擢工科給事中居職蹇諤有諍臣風節攝通政司事懋著忠亮簡在宸衷仁

廟紹統陞交阯按察僉事尋以位不稱德留公總臺憲
未行進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振風紀疏滌究滯持
三尺無所低昂激揚糾覈直言無忌蒙恩賜誥追贈祖
父如公官大母及母皆為淑人出為福建叅政拊安孤
老剪鉏强滑濬福州城河以通舟楫至今人賴其便正
統改元盈秩至京陳詞乞骸骨上俞其請遂以所居官
致仕公有材畧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貸力猶棄秕稗務
道德猶嗜芻豢嘗奉命入蜀取材見貧民親喪不舉諭

令儉奬多助給之建伏波將軍祠程明道先生道南堂以敦風俗晩年惟以睦宗戚娛賓友課子姪為事一旦遘疾且革神色不亂手書二詩呼諸子示戒而卒嗚呼公以深淳之行乘時奮庸歴中外懋著嘉績宜其生致顯褒殁垂令聞而又篤生克子以承厥宗可謂濟美矣宜畀以詩詩曰

胡氏大家緜奕繁衍德積而昌及公斯顯始居侍從喉舌是司屢疏論建受知於時擢揔臺憲風裁聿肆出莅

閫藩式靖以治既老而休益礪晚節進退以道是謂明哲溘然永逝實維考終爰卜幽宅黄姥之東山有松柏是虔是斵迺堊迺髹作廟奕奕孝孫来享卬盛豆鉶陟降堂止惟公妥靈我作銘詩麗牲是刻億載萬年承祀無忒

瓊林宴歸記

正統四年三月初一日皇上将臨軒策試禮部所進士百人是日以須降德音詔移次日及日上御奉天殿策

以六經治道之要將親覽焉讀卷官自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而下十有二人提調等官自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胡濙而下二十有六人各共乃事惟謹其進士裒然舉者各陳所見以對揚宏休而譓與四明章繪預焉明日各詣國學領進士巾袍履笏始釋褐又明日皇上袞冕御正殿廷設鹵簿百官朝服侍班鴻臚臣引進士至廷陛傳名放榜時洞庭施槃魁天下士譓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繪第

二甲前列進士出身明日賜狀元進士朝服冠帶措幣有差勑光祿具醪饌賜宴禮部命太師英國公張輔主宴讀卷等官咸在焉實月之初五日也明日拜表謝恩又明日乃詣國學舍菜先師禮成而釋服時進士皆天下俊造攸萃旅寓京師惟繪以貲富徙實家安定門外宴之夕需醉而歸鄉閭好事者榮之為肖其貌於毫素繪喜其狀之酷似且有警也裝褫成卷題曰瓊林宴歸以諗同年屬記其事諗仰惟聖朝之待士禮意至厚恩榮

至渥夫豈褻其寵靈哉盖將感發其心而望其裨贊國家之理也士子服是殊遇寧不惕然思竭報稱於所施乎謙觀是圖知繪之圖報也切矣盖士之績學未出窮經考古監前人已行之迹孰不喜其成而憤其敗賢者樂與之齊不肖者羞與之齒吾苟得時行道必為此不為彼此恒志也及一旦遭際聖明踐履亨衢確然不易厥志者固多然囿於榮利日肙而月忘之以至於萎蘼者亦有之矣繪用是大恖左右是圖莅政之隙時展而

閲之必曰皇上優待我者若是繪宜如何報也以此自警則必為此不為彼之志惕然常存非榮利所得而易予知其飭名德業將與古名臣埒上不忘殊遇下不負科名必矣苟謂是圖將以誇示於人人是豈知繪者哉繪字尚素今主冬官水曹事有聲其以斯宴曰瓊林者宋每宴進士於瓊林苑蓋仍世傳之舊云

重修豫讓橋記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横亘於道古有橋架水

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圯於水
齧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
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蹈起廢有為有守歲甲子秋八
月嘗出按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税駕諭父
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
之遇及智伯為趙襄子所滅壤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
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宫中塗厠以冀得志於襄子也
至被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逺妻拒友必

欲成其志去伏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畧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擣其胷而一念之加於襄子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如也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今頹缺斷壞民病於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讓之烈乎昔南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憩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為委質事人之法吾將表其跡以風厲吾民也爾謂何若父老咸稽顙

曰諾於是首捐俸貲裒輿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隆旁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妥其靈費不在官役罔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㑹京師過予家屬記其事予以君一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恵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而三善具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

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

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

宣聖廟以暨城墉壇墠罔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

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墨莊記

人恒以田為莊未嘗聞以墨者蓋田衣食所藉以出故

莫不竭終歲之勤以為廩庾之積絲枲之儲至有連阡

陌跨郡邑而不以為多者利之所在故也至於墨饑不

可以為食寒不可以為衣而宋静春劉先生之家乃聚書千卷謂為墨莊若與田疇之富者爭雄迨及後人宣泰居新淦覽罔復能修其業而不少墜不已迂乎殊不知田之多者人力或有不齊旱澇蝗螭或有不時則秋成之穫也失望而況厚藏者大盜之餌沃壤者勢家之資苟子孫孱弱而不能守之以義其不轉為他人之有者鮮矣故當静春之時其富埒封君固不知其幾家今能保其舊莊而獨存者果何人也而惟先生之莊無人

力之擾旱潦蝗蝻之虞無大盜之窺勢家之欲而子孫緝遺編理陳帙致使其墨越數百載而無恙其所獲果孰少而孰多耶然莊之所以無恙由畊者之相仍也聞宣泰之曾祖伯昂嘗畊乎是而得河南文學祖永誠繼起而畊之父與壽復起而畊之今之畊則宣泰也朝畊以舌暮畊以筆以精神為畚鍤以心思為耰鋤墾其荒蕪芸其稂莠而義理之生森然日以滋長宣泰穫而有之含咀其英華佩服其仁義則世之膏粱文繡舉不足

以動乎其中矣楊子曰耕道而得道其斯之謂歟由是而知宣泰所穫於墨者固已斂諸方寸而為子孫之耕夫豈不又有餘地也哉茲宣泰来游京師徵言為記予故為舉其異於以田為莊者以告他日倘得南翔過君之莊肯許暫睭其間願執耒耜以從

愚菴記

貴州都司龍里衛指揮使鳳陽儲君廷用嘗即所治之隙構為燕息之所顔其楣曰愚菴徵言為記予惟天之

賦於人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謂之四德而人所同有者也全而盡之則為聖為賢否則反是至若愚者智不足而顛有餘蔽於氣禀之偏者也廷用卓犖有為敦詩説禮志希聖賢之道其肯以愚自居哉矧受朝廷分閫之寄雄鎮一方出提戎旅則運機决策開闔若神坐守疆圉則休兵卹民寧謐安堵又非愚者之所能也以是名菴厥義何居予嘗思柳宗元之序愚溪有曰甯武子愚不可及智而愚者也顔子不違如愚睿而愚者也皆

不得為真愚然則廷用也其可謂之真愚哉夫釣聲以鉤譽鼓力以射利智者以為巧而愚者拙於是也奔競以冒險狡獪以欺天智者以為長而愚者短於是也是智也乃穿鑿私智非吾所謂天賦之德也是愚也乃顏甯之愚非吾所謂氣稟之偏也廷用之愚其在於是乎然猶未也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老聃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愚而至是則於聖賢之道幾矣予亦世之所謂愚者因記廷用之菴也遂書此以偕勉焉

重建陽春橋記

毘陵東南大郡也統邑凡四而無錫為大邑有水貫邑城中道陽春門以出蓋由京口入淛江演迤八百里名曰運河以通餽餉者也今作石梁跨河上曰陽春橋因門以名之俗曰跨塘按錫山誌陽春門外初無橋有路自顧橋偏門出下塘達景雲泰伯垂慶延祥四鄉至元末偽吳據平江重築錫城而偏門廢洪武戊辰邑民黄龔等始於門外數百步許架木為之燥濕迭更木易朽

廢無水勢衝齧風雨震陵橋不能支歷載以來隨葺隨
鐍涉者告病焉正統初永嘉項侯来宰是邑見而憫之
欲甃以石以始至而未暇也適冬官亞卿廬陵周公廵
撫畿甸及境顧謂侯曰是橋當水路之衝飛檣走簦者
畢集於是夾岸而居者斲斲焉不特四鄉之民所由出
入也傾圮若是可不圖所以堅久者哉侯曰唯此吾志
也乃率邑丞王鄭主簿鄒各捐俸資倡之士民慕義樂
助者翕然遂命耆宿馮伯全等董厥事鳩工伐石革故

鼎新興役於正統丁巳某月日畢工於戊午某月日費緡錢若干石甓若干相距若干尺其崇若干脩若干上夾欄檻可以馳方軌下疏斗門可以通千石舟由是川行者如履平地不復知有一水之隔矣衆感侯之惠咸欲書其事於石屬言為記古者辰角見而雨集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政王道之攸繫也項君之蒞錫邑以仁厚存心均徭薄賦省身潔已無非豈弟之化而又能成亞卿之美興百世之利作橋梁以濟病

涉王道之端仁者之心於是有徵焉可謂急所先務而善於為政者矣予故備其顛末登載於石俾後之經是橋者知其利之攸自也君名伍字如愈發身名科有學行秩垂滿當遷遽引年而退君子與其不媿古人云

慎軒記

松江宋君孟顒居華亭南渠闢一室庋圖史其中為藏修所匾曰慎軒去年冬挈其子潛来遊京師未幾治任將歸翰林檢討錢君原溥與孟顒有鄉好而雅重其為

人乃干永嘉謝廷循甫圖其所謂慎軒者而屬記於予
以贈予嘗思之人之一身所以運用乎四體者心也所
以管攝乎一心者慎也慎也者豈非修身之要乎夫事
物之來也紛紜轇轕畢集吾前苟不接之以慎其不為
之誘奪於中也者幾希是以君子所遇雖有險夷而險
夷一致其慎所居雖有隱顯而隱顯一致其慎慎而若
是則中有主不可得而誘奪矣蓋險者畏途也夫人而
知慎之惟不忽於夷則無適而不慎矣詩曰用戒不虞

是已顯者明處也夫人而能慎之惟不忽於隱則無時而不慎矣詩曰不媿屋漏是已然無適無時而不致其慎固為美矣使或有初而鮮終亦何益哉故昔臯陶陳謨必舉慎厥身修思永為言慎而思永則修身之道備而天下國家之本立矣孟顒讀聖賢之書倜儻而尚義言無妄吐行無非踐𦟛𦟛若臨淵履冰而恐陷墜也故名軒以慎而自警焉則於險夷隱顯其必知所用力矣予恐其慎於始而或忽於終也故重以思永之説孟顒

果持是慎久而不息則私欲以遏天理以存道有不在於是乎此固翰檢之意予特申而記之也尚慎之哉

巴湖草堂記

崑山徐公孝氏嘗誅茅結屋以居居之南二里許有湖曰巴城因扁其居曰巴湖草堂主客主事夏君存良其鄉契也為之請記於予且曰巴城邑之巨浸也望之鬱然有桑柘蒲柳之陰就之粲然有菱芡芙蕖之榮近湖皆沃壤膴曠宜稼擁湖水以灌之歲入恒倍公孝朝出

耕暮歸輙偃仰是堂樵歌漁唱之往還烟蓑雨笠之出沒渚禽林烏之翔翥皆在堂外而為公孝所有又其麻枲足以衣秔稻足以食果蔬足以實豆籩魚鱉雞豚足以備鼎俎凡可以贍其生者皆無事於他求公孝居而樂焉客至則擊鮮呼酒以適其適酒酣浩歌杜子美卜居之篇盖將自附於浣花滄浪之勝者也幸一言以記之予惟君子得遂隱處之樂者必在於治平之時康衢之老出作入息而不知帝力者有唐堯之在上也子美

以文章名海內然遭天寶安史之亂干戈播遷殆無寧歲雖營堂於成都然居未三載而入梓及閬復居成都居未一載竟下戎渝而出峽矣堂之敝也噫誰與葺之公孝際聖朝明盛之時四海寧謐里無桴鼓之警門無追呼之及而迹無轉徙之慮日與田夫野老優游逸豫以暢叙其隱遯之懷則子美之不能得者而今得之詎非公孝之幸而斯堂之遭乎雖然地不自勝因人而勝前乎子美浣花之溪固自若也一得子美遂流聞至今

而名益彰前乎公孝巴城之湖亦自若也今其美旣專於公孝矣則巴湖之名將不因公孝而有聞於後世乎公孝抱德不試其清節雅操賢於人也遠矣尚恬然自守毋使外誘得以奪之而輕於去就可焉不然吾恐草堂之靈得以移文而拒之矣遂不辭而為記

處夢軒記

聖朝勛貴大臣鎮遠侯顧公有冡嗣曰維周别號雪坡警敏英偉博涉經史攻翰墨喜吟咏畧無紈綺之習嶷

然圭組之器廟堂之具也予雅重之而樂與之游暇日嘗過其第坐余軒中圖書四壁脩廣不踰尋丈睹其楣間扁曰處夢予疑而問之雪坡曰人之處乎世殆若處乎夢也予昔生於貴陽壯長寓於桂林尋移家金陵今又居於金臺也其間憂喜相仍聚散靡定倏然而失倏往倏來而不可把玩以今思之曷異莊生之蝶淳于之蟻而鄭人之鹿哉抑豈特予為然彼微之為草木舒翹吐英非不穠郁可愛及其凋謝澌盡則向之可愛者非

夢乎巨之為江河奔濤激浪非不澒洞可愕及其風恬水落則向之可愕者非夢乎高之為山烟雲之興方彌滿岩谷而忽泯於無迹也則向之興者非夢乎大之為天雷電之作震耀宇宙而忽寂於無聲也則向之作者非夢乎故以今日視往日則往日為一夢也以今時視往古則往古亦夢也今之視往固知往之為夢後之視今惡知今之不為夢乎故凡物之有形者皆有變也皆有變則皆為夢矣雖天地且然而況於予乎予用是視

處斯世若一大夢焉吾子以為何如予曰噫卓矣哉雪坡之見也人生百年瞬息其忻戚得喪倚伏去留紛出於吾前也皆非吾之所有也狃於造物莫知其然而然也彼昧者不知出此汩汩然營營然務求愜其所欲勞其形以殉其生孰能以夢處之若雪坡者乎若雪坡可謂達觀之士矣雖然非吾所有者不可不以夢處之吾所有者不可以夢處之也苟吾所有者而亦處之以夢不幾於老莊之虛無釋氏之寂滅乎吾所有者何性也

是性也具於吾心蘊之則為德行之則為道建之則為事業昔孔子於富且貴也視如浮雲浮雲者夢之類也及其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則恒夢見周公焉周公之道何道也即吾心所具之性也周公盡之故能參天地賛化育道行於當時澤覃於後世此孔子所為拳拳也雪坡生熈洽之朝荷纉承之託行將珥金貂襲茅土以翊佐皇明之運其以所蘊建為事業必矣尚惟孔子之道是存是行寤寐之間夢見周公則策勳樹績隱然為

國名臣而不媿乎聖賢之徒矣詎非善於處夢者乎雪坡忻然曰吾子規我以道敢不黽勉從事幸為述之以記斯軒之壁於是乎書

椿桂堂記

順天府學教授梁君潚嘗持一圖示予予展觀之有堂曰椿桂之堂堂之内外男女衣冠秩秩如也予驗其人君曰此予家慶之圖也堂之上衣緋横金坐於左者大父憲使復菴府君也衣綠繡翟坐於右者大母夫人王

氏也左立侍者長伯父宗吉隱居不仕者也右立侍者姑梁氏喪夫守節蒙恩旌表者也西軒之内坐而對奕者二伯父宗儀舉賢良三伯父宗會為給事者也堂階之東倚屏坐而鼓琴者四伯父宗止右春坊右司諫坐而聽琴者五伯父宗幹縣令也堂階之西坐而觀畫者六伯父宗常縣令立而觀畫者予先父宗仁縣令也先父在時偕諸伯父奉侍大父母於一堂之上天倫之樂友愛之情藹然可掬鄉人慕之相與名其堂曰椿桂盖

取馮道贈竇禹鈞詩語也先父繪而為圖藏於家歲久朽敗長兄砙懼遂湮沒以書抵𥗽使更新之而是圖用成敢干一言為記予嘗觀世之名宗右族闢於先者有矣後之子孫不能以皆盛盛者有矣不能以皆賢此豈人力所能為哉天也聞諸梁氏系出宋相克家其家溧陽自封縉雲侯汝嘉始後有克昌子居簡嘗為宋漢王郡馬奕世載德簪紱相繼深培厚積慶源綿衍故復巷起而承之以儒業奮身自縣令擢憲使庶能之績著於官惠

愛之澤及於民篤生七子一女兩居侍近綮然聯壁之輝三窐百里昂然鼎足之峙一則待詔公車一則端居求志而處閭閻者亦能堅守從一榮沐褒旌一門昆季並霑恩祿是雖本於家敎之懿天資之美以臻顯融謂非上天儲祥委祉鍾於德門豈能致如是之盛且賢哉且復奄壽踰九十而諸昆令名熂然中外靈椿之老丹桂之芳信不讓於古矣昔荀季和有才子八人時號八龍以比古之元凱節婦女子也毅然有丈夫志爾伯仲

間雖謂之梁氏八龍可也今也椿桂鶩秋俱已凋謝礴以高材實學克世其家然而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梁氏歟椿桂之蔭蓋無窮也遂書此為後徵云

湖山清趣記

淮安大河衛戶侯周大用氏河南固始人也繼承世勛以有祿位雖居武弁雅志詩書嘗作別墅於城西擅林壑之勝其址若青芙蓉萬朵獻秀几席之上則有鉢池之山焉其南若鉛光一鏡浸淫欄檻之外則有西湖之

水馬大用每當治事之隙則載酒約朋往遊其中或哦詩鼓琴投壺博奕以適其適前顧後盼但見草木之蓊蒨禽鳥之和鳴樵歌漁唱之往来野馬紅塵之不及恍然如度弱水居蓬瀛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其為趣也不既清乎因題其別墅之楹曰湖山清趣大用以董漕至京謁余求記惟夫趣之清者由心清也心清斯趣清矣人心本清也然多役志於物欲溺情於富貴而汨没於聲利縱處埃塩之表豈能祛其塵氛之懐乎惟君子之

心湛如水之無波瑩如鑑之無疵事物交於前而不能動也紛華接於外而不能誘也雖居城市之煩其清自若況即境之清乎以清心即清境清趣之發有不可云諭者矣大用其有得於斯乎抑聞之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大用之清趣在於湖與山也固有合於仁知之心矣矧大用以久勞於外今年請以子代謝事而歸退將佚老於是茲歸也笑傲泉石之間採美釣鮮怡情高尚所謂知者之樂仁者之壽將不兼有之乎他日倘

得如君休官南下道過淮堧訪君别墅分風月於半榻清趣之妙其亦肯以告我否也姑為記以俟之

南安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於學故古之王者建學居民以敎學為先務觀諸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之設可知矣自元入中國學校未盡備聖道榛塞肆國家誕啟文運四方萬里海隅塞徼莫不建學立師以迪民彛作士氣迄今治平幾百年風俗還醇賢才足用

盖已追復隆古之盛矣然而奉宣教化作新學事則有賴於守令焉及觀郡國之間民俗有美有惡士風有盛有衰相去倍蓰不啻何哉良由為守令者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視為簿書所不責漫不加省以致然也若南安郡守金公伯玉其知祇順者乎南安舊有學歳久屋敝景泰三年秋公受命来知郡事甫下車祇謁孔子廟顧瞻殿廡荒陋弗足揭虔妥靈堂舍傾圮弗足講學行禮以為端本澄源之地摧壊若此容可後乎即圖

撤而新之乃捐俸貲為倡寮友及郡縣慕義者咸樂助之於是鳩工庀材並手偕作廟殿講堂饌廳門廡以次完告壯偉閎耀煥然改觀自經始至落成以月計者若干何其用心勤而成功速也公述職来朝徵言為記將勒石以示久遠予聞君子之治民也有政有教政則導民使不為惡教則化民使入於善也教民必始於學而學有儒師之教為之守者蓋亦提撕策厲而已公治南安首新學校以策厲多士將成善教以為善政之本焉其

視文翁之治蜀韓子之治潮誠不異也諸士子弦歌俎豆揖讓於其間可不勉於學乎學之為道在窮經考古而經者堯舜姬孔之道所由寓也於此講求佩服得於心而守於身使才之成皆能任天下國家之事而無難德之立皆能臨禍福死生而不變則士氣自兹而盛風俗自是而美一郡之人咸歸於道德禮義之域而治功成矣夫如是則居於是者不惟不負國家建學之意抑亦不負賢守脩學之意苟徒誇記覽騁文辭以釣名干

祿而已是豈上之所望哉故為記之以告其郡人且以為他郡勸

順齋記

天地之道萬物之理順而已矣在易有之震上坤下其卦為豫震動坤順有動而和順之象故其彖傳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予嘗求其說矣日月之行景長極於南陸短極於北陸而分至啓閉之序為不失四時之運春生

夏長秋斂冬藏而析因夷隩之時為不爽何則順乎氣也使氣有不順則變異生之矣經正於上而庶民興善於下是以刑清而民服何則順乎理也使理有不順則乖戾及之矣在天地聖人非順且猶不可況乎君子之身其可外順以為動乎順之為道率性而已夫喜怒哀樂未發性也發皆中節則謂之和和者順之至也是故天下之大日用之繁物之所接輕重長短至不齊也身之所遇休咎通塞至不一也要皆以順處之雖大行無

所加不可枉道以從人也雖窮居無所損不可違道以干譽也安分而樂天行法以俟命是以其心休休無入不自得使或鑿智以自私逆理而妄作是猶卻步求前倒植求茂烏能有所達哉古之聖賢大行者有若大舜伊尹傅說周公者矣窮居者有若仲尼子淵者矣觀其漁于澤耕于野築于岩而不以為辱君天下相天子而不以為榮烈風雷雨而不以為變跋胡疐尾而不以為戚畏于匡厄于陳蔡居于陋巷而不以為憂非類乎至

順奚能無適不安若此哉故所接雖不齊而順之則齊所遇雖不一而順之則一非順之齊一也道齊一也是則君子之順動可不以聖賢之道自勉乎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餘杭鄒公宗盛嘗讀程子所作動箴而有得於順理則裕之旨顏其室曰順齋而屬予記予少與公同遊應天府庠知公為深盖公為前詹事府少詹事贈太子少保文敏公之子也文敏公以宿德舊學受知仁廟先在青宮遣公讀書京庠諭之曰用心學業

侯長用汝比文敏公殁上特命有司營墓建祠春秋祀以少牢公感朝廷期待在於纘承先業奮然肆力經史志掇巍科仰副恩意宣德中貴游子弟援例入國學以規進取咸謂得計獨公不願務學益顓果於正統戊午領鄉選明年登進士第觀政兵部大司馬鄺公素知重公薦授職方主事精敏有為秉操廉介門無私謁俄轉員外遷郎中尋擢亞卿進令秩清德雅望為時名臣其於動箴之言深有取焉者良由其平日動必以順而無

一毫外慕之私者也制行之美學術之正於天地聖賢之道可謂無愧矣嗟夫玉音在耳世德彌存而公佩服纘承一惟理焉是順其於君恩親德又何負乎君子登公斯齋觀公斯名足以知公之所養矣是為記

倪文僖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僖集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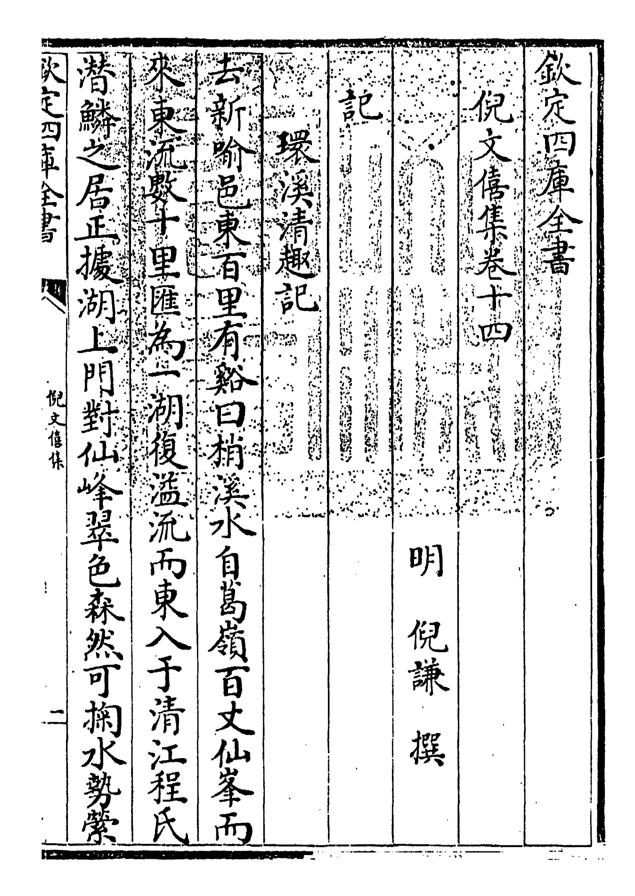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壁



倪文僖集卷十四

明 倪謙 撰

記

環溪清趣記

去新喻邑東百里有谿曰梢溪水自葛嶺百丈仙峯而來東流數十里匯為一湖復溢流而東入于清江程氏潛鱗之居正據湖上門對仙峯翠色森然可掬水勢縈

迴環其屋趾臨水靣山有幽絶之勝每溪流遇雨烟霏盡斂波光嵐影掩映澄徹漁歌樵唱之往還錦鱗白鳥之飛躍潛鱗視之意趣爲之清焉因扁其居曰環溪清趣頃來京師徵予文以記余以謂天下之物至清者莫踰於水觀其湛然瑩潔萬境俱涵清可知矣彼黄若河流濁若行潦者清何自而得哉殊不知爲泥沙之所汩汙穢之所雜耳使渟泓之久則清之本體固自若矣人之一心虛靈不昧萬理皆備不異水之清也彼仁義梏

亡天真斲喪者清何自而得哉殊不知為私意之所蔽
利欲之所昏耳使存養之久則清之本體固自若焉君
子知心之誘於物也於是已私務克天理務明以清其
心心既清則意趣之發尚何往而不清哉潛鱗居占梢
溪之勝環溪之間無非清境即其境之清有會夫心之
清而清趣發焉於是藏脩容與悠然自得則誦詩讀書
耕道獵德莫匪清之資也援毫鼓琴投壺博奕莫匪清
之宜也把竿弄舟桃流漱石盟鷗放鶴採芹種蓮莫非

清之適也心遊鴻濛之外志超埃𡏖之表查滓為之消融邪穢為之蕩滌其意趣之清何如哉雖然外以清感則內以清應斯固潛鱗之賢矣然猶有待於外焉使舍是溪吾之趣將有所不清乎要必環是溪清如是之市朝亦如是不以境遷不以物變然後私無所容而清無所閒德豈不益造於成乎潛鱗詳雅好文好為江湖之遊乎慮其出或異乎其居也故終之以恒清之說潛鱗其亦有領於吾言矣乎遂為之記

江山好處亭記

太平為郡在南京之南百里之遠右枕長江有山焉曰采石有磯焉曰牛渚江自西南來合湘沅漢沔之水直走磯下姑孰之溪則自西而横入于江驚湍駭浪晝夜衝齧有聲磯之南正值天門東西二梁中束一水蒼翠脩曲宛若蛾眉舊嘗為亭磯上以占其勝矣去蛾眉之左下坡數級地勢頗卑而坦夷幽曠山益近而奇江益近而駛其地尤勝有非蛾眉所得而擅者舊亦為亭於

此名江山好處元監府鴻吉哩氏易名觀瀾歲久傾毀
景泰三年豐城李侯若虛來守是邦政平訟理民安物
阜嘗考尋遺跡以為是亭乃郡之絶景自昔騷人韻士
若溫嶠袁宏謝尚李白崔宗之諸賢皆嘗於此登眺而
吟嘯者也豈惟政餘吾輩可以藉是消煩而釋意邦人
歲時亦得以遂遊觀之樂也容可坐視其廢乎乃捐俸
貲為倡命廣濟寺僧脩惠募材重建亭成太守與客携
酒肴登而落之凭亭遠望則烟嵐之杳靄雲濤之洶湧

風帆沙鳥之往來長鯨巨黿之出沒仙梵之廬漁樵之
居舉接於欄檻之外千態萬貌景象無窮有以使人心
開目明神爽飛越於是揚袂引觴曰樂哉斯亭因復其
名曰江山好處屬記於予予以謂花鳥本平時可娛之
物也然感時恨別者見之適足以驚心而濺淚郡之江
山信可樂矣使為守者化未能敷於下為民者政未能
安於上外有責於人内有愧於已則登斯亭也觸物興
懐無非悲傷感慨之境孰見其為可樂哉今太守涵煦

休養措斯民於衽席而民親愛之不翅父母上下之間心孚意洽葢無適而非可樂者况目當江山之好處哉是宜太守之樂其樂而使民同其樂也亭之復古詎不宜乎

尊闇齋記

人之一心本高明也而每溺於汙下者私意溺之耳誠能撤其所溺則人欲淨盡天理昭晰其脫凡近以遊高明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焉然理欲混淆要必博學審問

以廣所聞所聞既廣則理無不窮知無不致而理欲判然矣於是恭敬奉持尊其所聞一惟天理是循得不進高明之域乎且夫學者之所欲聞者何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而道惡乎聞然其精神心術寓於典籍抑亦即其典籍以求之耳典籍乃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積之充棟載之汗牛其於道德性命之原禮樂刑政之本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故靡不具載于焉講誦而通悉之所聞得不博乎聞貴乎能博而尤貴乎能尊不

愽以求之則淺狹固陋無以通古今而達事變不尊而守之則泛濫支離無以體諸身而適夫用愽聞而至於能尊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在外者輕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動天性之真煥然呈露其高大光明也爲何如哉在易有之艮上乾下其卦爲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兹非尊其所聞之謂乎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徳兹非高明之謂乎聖賢之道不外乎是而已矣曾子守約動求諸身而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宜其獨傳聖人一貫之妙至漢董子又引是為武帝告此其所以為漢之醇儒也歟朝鮮任元濬子深甫嘗名其讀書之齋曰尊聞蓋有得於曾子之言而志乎聖賢之道者矣頃以使事羽儀天朝以予嘗使臨其國也謁文為記予聞子深以明經領鄉書擢甲科第一人仕至其國典農少尹文章名於時才德見於用能尊所聞之成效歟尊而不懈其進未可量也嗟夫國家詩書禮樂之化洽於四表而朝鮮越在海東不亦漸漑尤深故其

士君子皆彬彬好學窮理盡性不畔聖賢之道若子深者焉是誠可尚也已故不辭而為之記為子深者尚若董子其亦以是而道其君也哉

狎鷗亭記

朝鮮王城之南十數里有水曰漢江其源出自金剛五臺二山而會為長江西流以入於海予昔奉詔往使其國嘗至江上登樓讌詠又放舟江中泝沿為樂見其涯岸弘闊波濤浩渺風帆往來沙鳥上下襟懷軒豁景趣

無窮恍若置身滄浪漢沔之間而忘其身之寓於東方也別來數載每遐想江皐風致未嘗不神俱往也天順改元之冬朝鮮吏曹判書韓君名瀹者承其國命來陳封事君舊闢別墅於漢江之涘搆亭其間而未之名也以余嘗駐節經遊知其勝槩俾來問名於余因徵言以記余為名之曰狎鷗而復之曰鷗水鳥之閒者也滅没江海之中飛翔洲嶼之上非人可畜之物也而胡為能狎之乎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見幾者如此故海

翁旦之海上鷗之至者以百數以其無機也及欲取而玩之鷗乃舞而不下以其幾動也惟無機心則鷗自相親而可狎矣君長身玉立儀度秀偉仕於藩國著甄别公明之才使於天朝謹服順敬畏之禮則還國也柄用方隆何暇鷗之狎乎不知萬物之情必無機心而後相感萬事之理必無機心而後相成不可使有一毫私意寓焉機心誠無矣則立於朝也人莫不樂與之親登斯亭也鷗莫不閒與之狎至於富貴利禄固將漠然無所

繫於己豈非道之高者乎亭以是名盖亦宜也昔宋韓魏忠獻公亦嘗名亭以狎鷗歐陽文忠公贈詩有曰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忠獻得詩喜曰永叔知我中外雖不同而人心則同古今雖有異而吾道不異故予之望於君者殆亦若是不知君之心謂予為能知否倘以為知則幸以斯言揭諸亭中以為記

西村耕隱記

去浦城縣西五里許有里曰上相里邑人李君公器世家焉公器有屋數十楹環植以竹背負羣山岡巒起伏面臨大溪水勢縈廻溪之南則有夢筆之峯西岩之山以相映帶溪左右皆民居相接雞犬相聞蔚然成村公器有田數百畝於斯土皆膏腴公器恒負耒躬畊其間視世之榮祿泊如也公器居而樂焉因以西村畊隱自號頃者其女兄之夫潘君廷瑞被醫學訓科之薦來京受職乃寓書抵予屬為之記余嘗念夫公器先君子節

菴先生為應天府學教授時公器年方弱冠質清氣和性敏悟篤事詩書習舉子業文思贍逸予與之朝夕講明麗澤之好甚洽也自其侍父滿秩去遂爾乖違逮今幾二十稔以其所素得而涵蓄之久意其志於繼述將必奮身科第接武亨衢以出効世用顧乃違吾所望遁跡谿山從老農學稼以自附於沮溺之徒豈其然哉徐而思之則知古之賢人君子閒居之際未嘗無所事也若呂望之事於漁百里奚之事於牧買臣之事於樵而

畊則伊尹之所事者也當其有所事也身固隱矣一旦聘於成湯獵于西伯贖于秦穆舉于漢武則皆釋襏襫棄綸竿却鞭笠捐柯斧幡然而起嬰軒冕之榮服文繡之華論道經邦以佐成霸王之業功著當時澤流後世回視曩時則渭水漁翁虞原牧豎稽山樵叟而莘野之農夫也是豈終於隱耶公器智不足以營商賈巧不足以為工技其所守者先君子之田廬也匪事於耕將曷事乎於是春而舉趾夏而耘耔以服勤於南畒之間耕

輟則取先君子所遺之書細讀熟玩以樂堯舜之道秋而刈穫裒其所入于以備甘旨之養奉賓祭之需皆可以無求於外而自足時不我用則藏器以養晦時乎我用則行道以濟時卷舒屈伸惟時是視公器之志寧不在於斯乎由是言之則公器之所謂隱蓋所以基乎顯也於古之賢人君子之所存殆同一轍矣遂書以記之廷瑞歸試以余言訊之其必以予為得其心乎

瑞竹菴記

廣東左布政使臨海侯公仲勳其先君子樂菴先生之沒也瘗于城東白竹山之原宰木已拱矣景泰已亥春墓林之中有竹焉忽發一筍挺然秀出初不知其為竒也及夫枯籜乍解嫩葉始敷數節之後則岐為二枝偕榮並奮干霄直上見者驚訝于是咸以為異焉曰此侯氏之瑞也因名其墓菴曰瑞竹之菴頃者方伯丁艱起復來朝京師乃以是徵言為記予聞之記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則祥瑞之來未有有

其兆而無其應者也侯氏之瑞不生于他所而生于其親託體之墟非其世澤所積之厚而靈秀之發自不能已歟不鍾于他卉而鍾于歲寒之節非其子孫之生既盛且賢而物之同德者感是氣而先兆歟是竹也不著乎他異而著乎兩岐之美非其家兄弟友恭夫婦好合無乖戾之風而象之有見于物歟信佳瑞也夫德者無形之理蘊于中而難見者也理既盡則雖不求天知而天自知之必假夫有形之物出奇效異以彰顯之而使

之易見焉故韓昌黎作董召南之詩謂其孝慈之行惟有天知而為之生祥下瑞焉此之謂也方伯以明經登第為名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為良侍從擢叅盾藩再擢令秩為賢方伯徳之修于身刑于家而施于民者已無不盡以故上天生祥下瑞假其墓林之竹以彰顯之而又昌其後於無窮也夫豈偶然之故哉由是厥應不爽將見方伯之名位壽考固同是竹之堅貞而子孫之森然傑立抑同是竹之駢茂者矣遂不辭而記之

唐張中丞廟肇祀記

常之無錫縣西錫山之麓舊有唐御史中丞張公廟一區廟之前有泉一泓乃宋崇寧間道士盧至柔所鑿丹篆甃甓而為井假公之神以主之凡有疾疫禱公請泉飲無不愈代著靈異具有顯跡錫民錢守常謂公生能捐軀為國沒能禦患救民考諸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在祀典之義合鄉耆白于有司以為公死節睢陽已有廟祀而公闡靈茲土受惠獨厚顧無報祀禮典缺

然願春秋致祭以答神貺有司具其情達諸禮部以聞
朝廷許之實天順元年四月十六日也命既下有司恪
遵詔旨每遇春秋二仲享祀如儀錫民得遂所請莫不
躍躍以喜僉謂宜伐石以記其事守常爰請予言記之
盖公諱巡鄧州南陽人登開元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
人出為清河令調真源令安祿山反至徳元載起兵雍
丘討賊移守寧陵拜主客郎中河南節制副使二載賊
攻睢陽急乃入城與許遠共守遷御史中丞臨機應變

出奇無窮守凡十閱月前後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力竭城陷爲賊所害詔贈揚州大都督宋建炎間加封忠靖王元至正間累加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祐真君之號嗚乎自古忠臣伏節死義以身徇國者有矣然未有若公之烈者也觀其以疲卒守孤墉抗強虜援絕食盡人知必死衆議東奔公曰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于是忍死以待隣兵之救豈料其終不救耶可爲扼腕而痛恨者也及城

陷見執慷慨就義視死如歸忠烈之盛何以加諸人孰無死死而得所則雖死猶生也故曰死有重于泰山公之謂矣使當時無公以扼其衝賊席卷而南肆其兇毒生靈受害可勝言哉是則蔽遮江淮保全王室公之本心也東南之民知公之心感公之恩廟而事之思有以報此錫山所以有是祠而肇祀于今所以不容已也然公錫福于民愈久愈著者由公剛大之氣充塞乎天地而不散貫徹乎古今而不泯故隨其所在有叩必應無

非一氣之感通也况錫民積誠以奉公公得不鑒其誠而錫以福乎自是民之于神以我粢明與我犧羊而享祀不忒則神之於民將俾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菑害不生物無疵癘抑亦黙佑于無窮矣斯舉也守常倡之合于禮而務乎義可嘉也已是用記之俾後之人知祀事之所由始

順聖川新城記

去宣府城西南百七十里有川曰順聖水泉流潤厥土

維沃壤厥草維繇地宜字牧自國初以來以邊兵之强
實資馬力爰擇斯地廣為蓄牧䂓城堡建室廬為處凡
一十有七厥惟舊矣歷歲滋久廢弛蕩然肆皇上光復
寶祚之三年為天順己卯脩舉馬政遣工部主事孟淮
至宣府經理其事時鎮守太監王受鎮朔將軍總兵官
武强伯楊能恭承上命偕詣是川考求遺址議以為川
之東西相去百有餘里地界遼隔遇警何以保障且舊
堡湫隘無水亦難久居宜於川中別築大城為便廼請

於朝詔報曰可遂相與恪遵睿旨度鮮原觀流泉興築新城悉心規畫命萬全都指揮使李顯鵂其工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趙瑜保安衛指揮僉事焦玘董其役於是陶甓庀材雲委山積版鍤蝟興並手偕作惟一公軫念人力數往撫恤用是士咸感勵役不告勞而工不待督凡為城每面相距以步計者三百有六十城之崇以尺計者三十有二址之廣為尺二十有五其巔為尺殺於址者八隍之深以尺計者十廣為尺三十有五城為門

三南曰永盛東曰錦雲西曰寳順門為樓十有二楹城之中為室廬五百楹他如神祠倉庫與夫董收廳事靡不完繕經始於天順庚辰三月七日而五月某日乃訖工僉謂宜琢石勒文以垂示久遠顧以屬謙辭不獲命乃言曰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家以宣府地隣漠北而兵馬為邊藩大務于以興仆起廢修復舊典甚盛舉也太監公以典㕔内臣武強公以元勲世胄英名勇畧為鎮守總戎於

斯乃克協心恭命度土地之宜晝長久之策高城深池以設其險斂兵歸牧以有其備外無所虞内有所恃焉盛兵強疆圉嚴輯由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尚何寇侮之足患哉則夫為國屏翰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於斯見矣古昔作靈臺閟宫皆形諸詠歌以著厥美矧邊城之重者哉謙不敏既紀其成續復系以詩其詩曰朔方之墟為古冀幽維兹宣府雄峙北陬廼命重兵乃簡智勇咨以武強元戎是總亦有中貴來自禁庭布德宣威

邊塵肅清牧馬有川是曰順聖震驚之餘斥弛維鼜天子曰嘻宜復舊規爰命冬官汝往視之維我二公相度地勢慮時有棘遠莫能庇以詢諸衆衆謀僉同匪舊可仍盡新厥墉列跳以闕帝曰俞哉廼作崇墉當川之隈登登憑憑廼築廼削樓櫓既宏室廬斯拓于以圉牧馬息以蕃于以域武士嬉以安天子神聖廟謨却顧桓桓二公匡國之忠不日告成永固塞邊守在四夷天子萬年

許邊亭記

國家之事以邊備為重而備邊之道以計謀為本計不出于素定而欲臨事有為伊何能及故孔子之行三軍必曰好謀而成而孫子之著兵法必首之以始計是知自古用兵行師未有不本於計謀者也況乎莅邊鄙之地統士馬之衆臨出没之敵而欲使吾食足而兵强守固而戰克寇不敢窺敵不能犯以靖疆圉以藩皇國可不資於計謀乎備邊固本于計謀然非明智之識弗能運也非剛健之才弗能行也故必炳物情於幾先如燭

照鑑茹而不疑中肯綮於事會如矢激衡決而不滯然後兵出萬全而動無遺策矣茲非善用計謀者乎宣府大同屹為西北要藩壤地相接以其北距沙漠也朝廷皆宿重兵命武將以鎮禦之至於養兵之方制敵之略又命臺憲文臣經營籌畫共集大勲誠以事莫重於邊備故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恭捧璽書來莅塞垣宣府大同蓋總理焉二處憲院之後各有亭一區公往來聽政之隙退息是亭於邊務機宜熟思審處以

求合乎至當而後行焉因顏其扁曰討邊所以著其志
也公負明敏之資經濟之學廉直之操器宇魁梧襟韻
高爽早以明經第進士擢侍御史出貳臬司入長內憲
撫循江右休聞聿昭正色立朝風稜峻整皇上知公更
事中外特達有為以為邊藩重寄惟公可任乃召至便
殿面垂獎諭特加厚賚而遣之前此命官希闊未聞實
異數也公佩皇上知眷殊恩勞心焦思篤盡忠悃於邊
城隘口靡不親歷道路險易敵情虛實靡不究知布德

施惠興利除弊戎政一新以至申練習之訓明斥堠之望謹要害之防嚴扞禦之法廣儲偫之備凡可以內脩而外攘者次第畢舉月未及朞邊塵晏清頌聲載路皆出於是亭之所討者也豈非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不出環堵之室折衝千里之外者乎嗟夫謀之遲也惟明智者能成之討之行也惟剛健者能決之公之才識信兼備焉是宜收效之速也昔周宣中興賢臣畢輔詩人美之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不顯申伯文武

是憲吉甫申伯克全文武之才者如此三代以還縉紳介胄岐為二途而文武全才世不多得乃今于公焉見之尚何媿於古哉則自今以始捍朝廷北顧之憂為萬里長城之託功存於社稷名垂於竹帛固有屬於公矣公嘗謂謙曰吾嘗名吾亭曰討邊盍為我記之謙不敢請以是言揭諸亭壁

宣府新建義學記

國家內自京師外及郡縣莫不建學立師選秀民為弟

子員而教養之至于邊衛則未始有學也宣德中嘗建衛學矣而未之能徧也若萬全都司所統衛所凡一十有九惟都司及開平衛有學又皆以教屯營子弟而有官廕襲者不與焉茲非缺典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奉命廵撫宣府大同總理邊務驅馳戎馬徧歷塞垣武備既飭輙隆文教顧惟邊藩介冑日相尋於干戈而儒服俎豆之事漫不知講用致學術不明節義罔識遇事難處臨敵寡謀慨然以作興敎育為已任乃檄宣府

大同都司及各衛所守臣置學延師以教廕襲子弟使無一地而無學無一人而弗學冀以養成其材而備國家之用蓋達為政之本者矣其德不亦甚盛矣乎宣府文昌祠側有隙地焉可以營學公乃發羨粮積貲募工簡材命萬全都司都指揮使李顯都指揮僉事江山經理興刱始于天順辛巳四月十七日中為堂曰申義左為齋曰時敏右為齋曰日進為師生訓肄之所以間計者各五堂後為宅二區以處其師以間計者各九崇垣

四周高門外伉規制煥然罔有不備以是年某月某日告成至于束修書札筆墨凡百所需皆給於官名曰義學前刑部員外郎李衍平陽知府楊輳謫居於斯聘以為師諸生來學者百二十餘人廵按監察御史朱君鋐躬獎厲之於是學衣冠彬彬絃誦洋洋儀度之盛殆與庠序埒矣嗟夫古者文武非二道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古之制也故詩人美魯僖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此之謂也然受成獻馘莫不在學其故何耶蓋欲先禮義而後勇力耳後世此制久廢士皆乘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無禮義以為之本以愽陸之賢身都將相功存社稷而不學無術卒僨其宗况其下者乎今公追復古制嘉惠後學萃武弁子弟而遊歌於斯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孝弟忠信之行成德達材明體適用使皆知聖賢之道君臣之義以淑其身將見其朝益暮習日改月化忽不自知其造乎高明之域而就遠大之器文

武全材名臣良將胥於是學焉出見義而能勇臨節而不奪用無不宜任無不效則外蕃不足服而邊患不足殄矣此則公之所期待者也繼今以往為國育才咸能以公之心為心俾是學相承而不墜遺澤之被其有窮乎是用勒諸堅珉以示於後使知是學之興自公始公名雍字永熙姑蘇人以進士起家為監察御史轉廣東按察司副使遷今秩相其成者鎮守宣府御馬監太監王公受鎮朔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公友守備長隨

張公遐副總兵官都督同知董公斌總理粮儲户部郎中馬君駉也

大同新建義學記

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烝黎有生莫不各具仁義禮智信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率而行之所謂道也然不能盡率其性而合乎道於是聖人為之裁制品節使其仁親于父子義盡于君臣禮别于夫婦智睦于兄弟信實于朋友不過教之順其道而已苟逸居無

教則必肆欲妄行而民性天倫皆斲喪而昏斁之矣是以古者建國君民斆學為先非可後也矧武臣子弟皆將服官政與兵戎出死力以衛國家捍疆圉使不務學則德業不脩材識不充而不知君臣之義統馭之方教之又可後乎用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奉命巡撫大同邊備既飭即以教育武臣子弟為事乃相度城中隙地而建義學焉中為申義堂左為時敏齋右為日進齋高其閈閎崇其樊垣區域幽深制度宏壯衣冠

萃止絃誦斷然誠足為講學育才之地也公嘗謂謙曰斯學之建雖創意自予至於材之所出工之所役經營區畫勞心殫力以底于完美者實有頼于總兵官彰武伯楊公焉葢公乃顯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畧本于世授威名振于中外而又崇儒好學兼資文武是以能急先務志與予協而成此學也盍述之以示後謙聞干羽舞而有苗格泮宮作而淮夷服自昔懷遠之道必本於文德之敷而不專恃乎武力之競者也今斯學之建文事

武備交修不怠豈惟足以格服遠人于以教成將才出為國用假以歲月其必明倫盡性德修識充皆足以受閫外之託折衝之任則夫今日蓋蘊干櫓於禮樂藏甲胄於詩書而伏至險於大順者也長顱却慮訏謨遠猶志不出於一時而為經久之規不在於一身而為邊防之計若二公者豈非以安社稷為悅者乎由是知非公之知本達變不能以作新斯學非彰武之樂道有為不能以協成公志惟二公德同道合心孚形契是以謀無

不臧動罔不吉其致斯學有巍然煥然之盛也不亦宜乎是用告於後人使知興剏之自天順壬午四月十一日八月十五日則始訖工之年月日也

丹陽新建七里橋記

成化元年秋八月某甲丹陽瀆口新作石橋成以其去縣治東七里也名曰七里橋明年致仕户部尚書邑人洮公囙具事狀寓書京師以記見屬按丹陽為鎮江屬邑有運河爲上通京畿下通蘇松浙閩交廣凡乘傳遞

供漕餉修職貢上于京師者舟楫往來率由於斯而琱
瀆則運河之支流也水達琱村壩入于金壇溧陽之境
水口舊嘗横木為梁以濟不通元延祐閒僧祖祿易之
以石材悉工監旋就傾圮仍横獨木于上每值霖潦暴
溢或霜雪凝凍濘滑為甚牽挽之夫負載之徒冒險而
進者少不戒于足輒致墜溺歳不知其幾良可憫悼縣
尹蔡侯晧之惻然興嗟曰此民患之切者而廢不見治
非有司之缺失歟欲易以石而計費浩穰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劉公奉璽書拊循畿甸亦嘗欲建是橋而力未
及俟以白于公公曰吾志也即斥公帑羡儲白金三千
兩以助厥費俟於是設法規畫捐俸貲之入致勸募之
方定罰贖之科廣裒財用乃庀工徒積灰石礱硺甃砌
蹲䲭為趾環券為竇犬牙交錯務底堅良以正月甲子
始事閱八月而功告訖橋之修一百二尺有奇高三十
一尺有奇廣得高之半而竇之高二十五尺上設欄楯
蛟蟠螭結制度精緻所費以億萬計由是往來者如履

康莊無復墜溺之虞者矣尚書公寓書有曰茲橋之成邦人歌頌都憲與邑宰之徳者載路咸願刻石以紀其績垂于無窮謹磨堅以俟惟橋梁之役古者每歲當天根見而水涸之時則治之有民人土地之常事耳今丹陽為諸路會通要衝之地橋以濟人厥繫重矣長民者往往坐視其廢而不加省劉公總憲一方能恤民病之急首為佽助蔡侯力任其責措置有方一毫不以勞民不數月閒成此鉅功除此切患夫豈可以有司常事槩

論哉昔子産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若
公與侯其惠而知為政者矣是宜書之以永邦人之恩
劉公名汲字顯孜萬安人素著德望今擢南京刑部尚
書蔡侯名寔字以誠鯨川人有治劇才所行善政為多
是役特其一端云

京口運河疏濬記

鎮江為郡瀕楊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洲相
直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是經而易

達然自京口啣至常郡奔牛壩一百六十餘里間地勢高隆河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漕運鉅艘與夫官民帆舶俱從夏港涉大江經圌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沙險阻不時風濤發作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戕生或遇寇盜動罹刼害且並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脉枯涸不能浸溉坐受饑斃公私病焉景泰間郡長吏欲事疏濬具疏以聞詔廵撫工部尚書周公忱相度事宜勘計工費疏入而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粮儲都憲李

公東繼廵撫于斯詔下覈實以行公始圖經費以舉是役尋召還朝後廵撫都憲崔公恭奉命踵至以為便國利民莫切於此遂與郡守林公鶚申度前議自新港至奔牛舊河則疏濬深廣京口吕城舊牐則脩甃頹缺别於郡城濊度橋增置一牐用以潴水潮汐洪大則閘牐放舟微小則閉牐車壩庶水有所畜舟楫通利田畆沾沃永為民便所用衆材則于浙江嘉湖二郡取之徒役匠石則於蘇松常鎮四郡庀之議定乃事興朔哀材用鳩

工徒嚴期約刻日咸集分官各司其役至于規畫勸督則身親莅焉趨事惟勤並手偕作舉鍤如雲斸土如山其河狹者拓之淺者鑿之務底深廣使多受水其岸舊則立其崩頹補其刓缺完復前規新則下木為樁實甓為基築以灰石固以鐵鍵制度如式務底堅緻以時蓄泄常使水與岸平不致盈縮以某年月日興役某月日役止其為費木以株計若干石以方計若干鐵以斤計若干役以工計若干初役之興也下民頗以為勞逮今

十數載間水常瀰漫非獨舟楫得涉安流賴免風濤冦盜之虞而田畝得資浸漑大享豐穰之利益思前人之德不置咸欲刻石以紀其績丹陽尹蔡侯寔因民之情乃具述疏濬設置顛末屬言為記惟濬畎澮距川禹之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而後河渠之説與古昔能濬河導川者史不絶書則水之為利誠為政之先務也功之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勞多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李公不卹其費志圖興舉

于前而崔公不憚其勞力任其責于後則卒潰於成者崔公之功也不亦能急先務者歟故令遺患在人豈惟起人無窮之思而偉績在世其必郡乘載之國史書之與古能濬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書以畀之使刻焉

倪文僖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倪文僖集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僖集卷十五

明 倪謙 撰

記

富春清隱記

新塗嚴君陵岳世居邑之仁和其先洪武中以富室徙實京師故今居上新河修廢舉之業秉禮好義敦尚儒素子三人曰誠曰德曰祥皆謹飭有士行卓然樹立陵

岳以其世系盖出于漢之嚴子陵也因以富春清隠自號富春者原其世居之所自清隠者宗其世德之所尚也夫君子抱道懷竒固欲以兼濟天下非獨善也時不可道不行始飄然遠引甘與木石居而鹿豕遊豈得已哉彼子陵者道可以匡時澤物而才華是閟也德可以軌世範俗而聲跡是剷也身可以紆朱拖紫而羊裘是着也手可以秉鈞持衡而綸竿是執也其意何居盖謂西京之末諛佞苟容名節掃地當建武初羣龍滿朝廷

以爲治所之者名節耳於是抗志青雲思有以振之蟬蜕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所以助成王化者深矣卒使東都名節相師成俗雖國步艱虞羣雄角力咸朶頤漢鼎而莫敢動伊誰之力歟若謂其不仕故人無心於世而甘于隱者抑亦觀其跡而未察其心者也故其桐江一絲清風千古在常人景仰歆慕尚不容已矧陵岳爲其後人也耶陵岳生當熙洽之朝太平無事之日安分樂天無求於世雖居廛市之中而取予不苟志不營

利其恬靜幽遠之趣殆不異于巖棲谷遁者焉則其謂之清隱者蓋亦師子陵之心而不泥其迹者也其不可謂世之逸民歟陵岳介其友沈廷censo徵予為記遂為之書

友松記

姑蘇施侑廷樂甫世家洞庭東山乃予同年狀元宗銘之從父也讀書好禮鄉稱善士嘗以友松自號頃游京師謁予靜存軒中觀其投刺題曰友松予怪其所友物而不人則曰吾學孔孟之道者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巳

吾於是求勝已者友之而有合于孔孟之道者不易得也惟松也歲寒後彫孔子亟稱焉是以友之也曰松之有合於孔孟之道者安在曰吾觀世之人脅肩諂笑面而不心者多矣而是松也蒼顔鐵色不媚於世其所謂正顔色斯近信者乎世之人翻雲覆雨枉已徇人者多矣而是松也露滋雪霅不知榮悴其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乎世之人器小材薄緩急難恃者多矣而是松也扶顛持危梁棟不撓其所謂不

可小知而可大受者乎世之人見利則趨見勢則附者多矣而是松也挺拔林立無所阿比其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乎其有合於孔孟之道者若是是則君子也是則大丈夫也故予與之定交歲月既久情分益密雖陳雷之膠漆愈郊之雲龍不是過也予閒而嘆曰嗟乎自五交三釁之說興而友道幾絶昔大舜與木石居其殆是乎則廷樂之于松其真得勝已之益者矣其亦善學孔孟之道者矣遂援筆為記其語云

石室小隱記

山川奇特夐絶之壤深藏遠秘人跡所不能到固宜讓猿狖麏鹿以為宅使其與人境相接乃棄辱於樵童牧豎得以躑躅轃轢焉夫豈君子之所忍哉故古之幽人畸士遇有佳景必薙蕪莽䟽以出其勝亭焉臺焉以當其會從而遊觀嘯傲以暢其懷非志敦高尚者孰克與于斯常之宜興有東山别墅焉乃蹇律伯度之所居也去西南十五里有石山山有一洞洞前多脩竹竹陰有

一磵自山之陽而來注於慈湖磵外平疇彌望有遠山皆屏列拱揖于前真佳景也洞為崩土堙塞棄辱有年矣居人雖多莫知其為異也伯度顧而惜之命工除拓於是深得數十尺廣得丈餘高得幾丈恠石玲瓏石笋下垂奇絶始露豈天藏此固有待於伯度耶伯度構屋數椽竹閣名曰石室小隱士林諸公以細草春香小洞幽之句分題賦詩以詠其勝亦有序而記之者矣僉憲羅公與伯度交契復為求言於予予以謂隱無有大小

也出處苟合乎道又何朝市山林之擇哉故君子非不欲仕衒玉求售則喪其所守矣隱居求志席珍待聘孔子有取焉伯度生當國家治化隆洽之時身躋太平之域不知帝力之我及穴山而居臨水而亭延脩竹之清風聽流泉之漱玉覽遥岑之凝翠使石室之勝棄於昔而顯於今忻而遊倦而憩逍遥卒歲以怡天真客至則相與談詩書而究道德以觴以咏以絃以奕其隱居求志之樂雖考槃碩人豈是過哉此其心葢泊然以道自

守而無求于世故能攄幽發竒日與之娛若是使或有累於物則寂寞之濵不能一朝居也是知伯度豈非高尚之士也歟宜諸公之咏之也彼世之處士顧藉隱逸以盜虚名索高價致賂林磵之慚愧烏可與伯度同日語哉因僉憲之請為記之若此倘石室肯分半榻當命駕而宿留焉雖老矣尚能為伯度一賦

劉忠愍公祠堂記

人臣負經國濟時之學者必有長慮却顧之見存愛君

憂國之心者必有忠言讜論之陳幸而其言得行則足
以防涓流之微杜履霜之漸而禍患消弭國家寧謐不
幸其言不用而身以危其言卒驗而治以紊此忠義之
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翰林院侍講安成劉公球字求
樂其學邃於春秋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授禮部儀制主
事文行卓然為學者所宗少師東里楊公尚書毘陵胡
公雅相敬重正統初薦入翰林預脩宣廟實録書成授
前職入侍經筵有啓沃之益歲癸亥殿庭有雷震之異

公上疏條陳時政得失凡十事以進言皆剴切最要者欲上總攬乾綱不使權移於下敵衆乘釁宜為禦遏之謀疏入用事中璫見之慮見削奪深以為恨日夜聚議必欲殺公以鉗言者之口尋假他事下公錦衣衛獄㦖司刑者加以非法公竟死獄中自是縉紳喪氣言路聲塞權璫益無忌憚專恣日甚司刑者怙勢作威薫炙可畏公乃於其家附其子以為厲逾六年己巳秋敵果犯順權璫挾上北巡大臣懇留不聽六師出境遂以失律

誤國死於亂兵司刑者亦為廷臣捶死於朝朝野稱快

公之言至是驗矣若公之心一出忠愛知有後患恒為

國憂故披瀝肝膽懇懇為朝廷言之冀以感悟上心收

攬立政思患預防以興太平之業使用其言固國家之

幸也卒扼於權璫言廢身危徒使其言中若蓍蔡夫豈

獨公之不幸也哉朝廷念公以忠諫沒追贈為翰林學

士賜謚忠愍遣官諭祭于家復命有司肖像於郡之忠節

祠足以慰公之靈矣然未有特祠祭公者公之子廣東

叅政鉞浙江副使釪乃市地邑治北搆堂三楹龕於中以奉神主翼以祭庫表以崇門室于後居子孫以奉祀事以至齋庖之舍咸具焉郡侯許公聰邑侯唐公寛繼至皆給材助金以相其成祠始于成化戊子冬十一月而明年春三月乃訖工鉞以書抵京屬謙記其事于石用垂不朽夫表揚忠義以樹風教守令之職也不敢以蕪陋辭謹為之記繫之以詩曰人臣事君其道曰忠苟利於國不有厥躬侃侃劉公有學有操楨經講筵引君

當道天忽示變為戒孔昭宜修德政翦其自消討謨遠
猷乃具入告犯諱觸姦禍機是蹈謂公必斃我柄斯專
豈意假手斃尤烈焉泰山鴻毛等於一死磔鼠踣麟快
彼惜此帝念忠讜曰我良臣卹以渥典幽憤以伸爰配
鄉賢五忠一節爰作斯祠式専對越公歸來只顧兹烝
嘗公神在天千載耿光我作此詩永歌公德子子孫孫
承祀無忒

太平蕪湖縣重修廟學記

學校乃三代治民之具所以明彛倫淑人心厚風俗而興賢材是以後世率循莫之或廢況我國家化民成俗尤必以是為先務任承宣者顧後于是奚可乎哉蕪湖為太平屬邑有學在治東南一里許宋元符間始建國朝永樂初葢重修焉景泰天順間嘗補苴罅漏僅而克支至是歲歷滋久風雨侵凌蟲蠹毁剥棟敗榱傾日入于壊成化丙戌德郡陳源來尹于斯謁廟周覽慨然興嗟遂以增崇脩飾為任迺市美材傭良工經度而侈大

之易其朽腐正其傾欹加甃甓以厚其底覆施丹青以新其黜昧殿堂齋廡悉復舊規復以師生合食之無所也建會饌堂三楹于堂左以藏息之無居也建學舍四十二楹于堂後舍後則建觀德廳于射圃以習射學前則建題名碑于靈星門外以書科第氏名他若神庫官廨門墻道路湢庖靡不完具邑佐陳侯侍御邑人黄讓實賛其役于是廟貌儼如學宫偉如蔚為東南之冠教諭長樂謝文禮訓導豐城黄樂金陵石正嘉侯興作之

勤不可使無聞于後乃命學子賫狀來京取文以記其成惟夫庠序者國家之元氣也風化于此焉係人材于此焉出必宏大其居斯足崇祀聖賢作興士類使頹敝弗稱何以修奠獻之儀極教育之美哉惟侯克知乎此甫當下車輙有事焉盖得為政之本而深體國家化成之意矣不其賢乎自是儒師俊乂得以雍容其間教化行而風俗丕變德業成而人材輩出孰非賢令之功也哉即是一節觀之善政之多可知矣是宜書也故為之

記復繫以詩俾多士歌侯之德其辭曰於惟宣聖立人之極垂教萬世道存六籍國家興治惟道是宗徧祀寰宇煌煌學宫凡我秀民咸萃于學不有能官孰知振作惟我賢令迺聖之徒嘅此頹敝曰新是圖載經載營迺葺迺構煥發奎光規越于舊于焉講肄絃誦渢渢匪侯嘉惠化基曷隆邦人載瞻益端趨向興賢育材奮庸相望噫侯為政敦本所先絃歌武城無媿昔賢來學無窮世仰丕績我作此詩永歌無斁

長春壽域記

壽星所直之墟南極所臨之野有長春壽域焉肇於鴻濛之初開于混沌之後不見于禹貢之制賦周禮之職方而隱然于八荒之表其地宏曠無町畦疆界之限其土夷沃無險僻磽确之陋其氣淳厖其風温和其日舒長其景暄妍是以四時長春如一日焉彼其赤曦酷烈爍石流金而域中之春自若也清霜嚴厲摧枯隕籜而域中之春自若也朔風號寒墮指裂膚而域中之春自

若也故物之生其間者草木則有紫芝蒼松蟠桃大椿而荆棘烏附之屬不茁焉鳥獸則有威鳳祥麟蓮龜巢鶴而蝮蠆梟獍之屬不育焉人之生其間者則有黄髮兒齒鶴色台背後天不老而終古長存隨大化以遨嬉與太初而為隣者焉昔嘗造其域者若廣成彭鏗李聃擊壤之叟海濱之老茹芝之皓皆逍遥其間近若香山睢陽洛社至道之英則亦涉其境者也柰何世路崎嶇恒相背馳遂至視之若神洲之不可到仙源之不可尋

良可慨已今有一翁盖生且長於是域而不自知者也其為人也呼吸元氣之精飲漱太古之醇神融而貌澤身康而足輕方瞳緑髮睥睨物表泊然外其形骸而不為其所役者也嘗挾陶朱之術土苴金玉散以濟饑帝以章服華之於已若不與也有桂五枝芳馨襲人將以一寄之月窟而移獻帝傍此其志也翁徜徉玩世逢人不道姓名人鮮知者有爛柯樵子過而識之揖之曰吾嘗觀子奕于長春壽域中相別固無恙乎子適過而驚

曰長春壽域中乃有斯人耶疑其年而問之曰彼何人斯樵子曰此人顏其姓昂其名世隆其字閲甲子三百誕彌之祥歲舍玄虎朱明届孟蓂莢始抽時也予聞而異其人遂為之記

和州儒學重修記

和州之學舊有尊經閣在欞星門外前俯市河左通城塹右瞰廣衢水道環繞舟楫可行象古泮宮之制也歲久閣廢地為豪家所侵築垣作室垂四十年致水道隔

絶宫墻湫隘成化己丑太守萬州陳遜貳守會稽董錫相繼下車協心為治顧而病之欲有事焉未暇也閲又明年惠敷化行利興廢舉始以其事達之董學御史陳選遂復其地而通道于其上學門之前為他地所隘亦買而開廣之伐石跨河甃泮水橋正接王道而達于河南夾道樹松柏百十株又甃小橋其傍以便來往岸南復買地百十丈以通左右而達于廣衢建泮宫育賢二坊翼於兩端學門庳陋則撤而高之倉庾傾圮則構而

新之凡築墻以堵計者三百甃街以丈計者二百于是廟貌尊嚴靚深學宮恢弘敞奐林木蔽虧水波縈廻地雖復而壯偉逈過于昔矣費甚鉅皆資募助而不取于官役甚大皆事傭僦而不勞于民相其役者則有節判龍游徐㥠吏目博興劉澤賛其成者則有訓導浮梁許英遂安洪思琳工始于成化辛卯孟冬而畢于次年壬辰季春僅六月焉亦可謂成之速矣和之耆老暨學之士子咸謂斯役也不可無文以紀其事儒學生馬永賢

乃來徵言于予古昔堯舜禹湯文武身任君師之責以井田封建肉刑為治以庠序為敎治化之盛非後世可及周衰聖王不作孔子有德無位于是身任師道之責獨取先王之法載諸六經以教後世不過推明民彛物則之道而已凡有身者用之則修悖之則戾有家者用之則齊悖之則紊有國者用之則治悖之則亂有天下者用之則平悖之則顛肆生人得由斯道而不化為異類者誰之力與是以萬世遵承袞冕尸祝崇事於學校

禮之宜也故先王之法井田可廢封建可罷肉刑可除惟學校則歷代相因而不可後其不以此與國家建學興化所以盡君師之責也然欽承德意以教學為先非賢守令則不能令和之為學敝隘已久莫之誰何一旦賴陳董二侯開拓修建煥然一新其振起斯文嘉惠後學至矣可不謂之賢乎諸子于斯尚潛心孔子所示之學窮經考古明體適用端正心誠意之功盡民彝物則之道近足以修其身而齊其家遠足以治其國而平其天

下斯善學孔子者也如是則學有所本道德明秀殆見出于科目者皆賓材用于朝廷者皆真儒豈非斯學之光乎是固國家建學與諸公興學之意也故因記其成併書此為諸士勵焉

皆春軒記

常郡太守吉水龍君遵叙嘗扁其軒居曰皆春人因以皆春居士稱之士友雲間郁君景章嘗為兹軒之客而坐于春風中者久乃來屬予一言以記將以為居士贈

而置諸茲軒子闡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心也心乎生物之仁而已矣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之仁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之仁也一元之氣渾淪旁礴資始資生未嘗間息雖則窮冬積陰若無春矣而一陽來復生意已兆此天地之心于斯而可見也至于三陽和氣充周萬物咸暢勾萌甲拆翾飛蠕動盈覆載間莫非春矣是時也無一地而無春無一物而非春茲非天地之皆春乎人之有身天地之所賦也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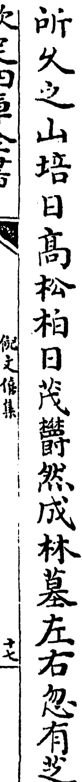
身視天地則天地為大吾身為藐圓于形矣以道視天地則天地此心也吾此心也形可囿乎人能心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凡與吾並生于兩間者孰非吾之所當盡心者乎是以君子同物我于一視洞八荒于一闥自一身之微而達之天下之大面背睟盎膚革充盈一身之皆春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家之皆春也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天下之皆春也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萬物之皆春

也人孰無此心也然性以情窒理以物澈于是方寸之間自為町畦利于其身隅形骸而分爾汝利于其家隅藩墻而分比隣尚何望民物之皆春也哉雖然萬物向榮而一物獨悴則天地非全功滿堂燕笑而一夫獨泣則君子非全仁春未易皆也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亦在其善推所為而已矣遵叙天資淳厚襟懐洒落學問該博才識明敏容人之量宏愛士之誠懇而表裏一致焉其名軒以皆春者盖能以天地之心為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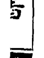
欲充其仁者也故其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知蘇之嘉定縣擢知徽州府今知常州所至推其所為治官如家愛民如子布德施惠遠邇周浹被其澤者洋洋然熈熈然若遊春沿若登春臺非由其一身拍拍皆春何以致随其所及而物物皆春如是哉用是上而廵撫重臣嘉其循良下而田里細民感其恩德推是心也豈惟一郡皆春而已不日大用是承上佐天子對時育物有不能致天下皆春也歟是用記之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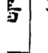
瑞芝亭記

成化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盧君廷佐喪其先君子愛竹翁於金陵君聞訃即日解任匍匐奔喪回家拊棺慟絶愛竹翁嘗得壽地于城東之櫟山廷佐乃扶柩于斯斸土穿壙親執其勞用朱文公灰隔法以窆葬畢廬墓側增培丘壠手植松柏悲號不輟人不忍聞然有母老在堂每念母時一歸省省已復詣墓所久之山培日高松柏日茂欝然成林墓左右忽有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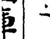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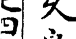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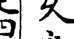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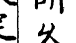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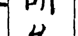











叢生甚衆擁于茂草初不知也中有如盤盂者突出草際始覺而視之大小得十二莖有紫色者有金色者有五色者予嘗往訪之目睹其異嗟嘆良久因名其所居廬曰瑞芝亭而為之記曰人子之事親貴乎生能養而死能塟也竭盡心力而無所不用其極者乃子道之當然初非過分之事也然孝德之至可以通神明一念之誠可以貫金石況草木之微者乎此芝草之生有以見廷佐孝德之感也廷佐平時事親孝謹其居官也父母

已受封凡得一佳帛一美味不敢服嘗必寄歸以奉親及居父喪不忍親在泉壤居廬泣血親培土樹松又時歸省母以致其孝遂致叢芝煜煜産于墓塋至十二莖之多豈偶然哉夫芝草無根世不常有乃天地至和之氣所鍾秀此所以為瑞也廷佐執親之喪惟知盡其所當為而已抑孰知至孝感通昭格于天天得不生此瑞物以表異之乎且不于他所而生于墓塋其為徵應盖昭昭矣昔易延慶喪父廬墓側手樹松柏旦出守墓夕

歸侍母紫芝生墓西北繼生玉芝十八莖人以為孝感
所致以廷佐方之其事正同于以見天鑒孝誠不以古
今而有異也延慶之孝頼太宗文皇帝采入孝順事實
以垂訓萬世廷佐之孝有能舉以上聞得不貽之為世
勸乎雖然能孝于親未有不能忠于君者也廷佐舉進
士拜兵部主事陞郎中進今職廉名素著行將服闋趨
朝朝廷求忠臣于孝子正欲得廷佐其人以為用吾知
廷佐以孝德推於有政其事業之恢弘德位之崇顯可

以預卜矣遂用記之以俟

康寧窩記

勲業著于朝廷者必蒙優待之厚恩功名戒乎滿足者必保終始之晚節故大臣得君于上全名于下荷聖恩愈久而不衰者其感激思奮敢不佩服聖諭銘諸座右以示終身而不忘也哉此南京參賛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程公康寧之窩所以名也公本新安名族移家河間早擅文名擢登進士列官禁近者久兩佐雄藩再

領羣牧遂進都憲出鎮東陲入長秋臺肅清邦憲尋進
司馬贊畫兵謀歇歷中外聲望赫然已而蜀夷不靖特
命正位夏官總師西伐不數月夷境削平上甚嘉悅旋
以兼官未幾以南京為祖宗根本重地遂勅公南來鎮
守公早夜精勤百度修舉遠邇畏服中外晏然奈淤足
疾慮妨政務具疏力求閒退蓋思以滿足為戒焉皇上
念公勲業之盛注倚方篤深欲勉留重違其意乃始曲
從特降璽勑有兹特允卿所請命還鄉里從宜調治尚

其勉進藥食用臻康寧疾若脫然去體其毋久安於家

之諭其所望于公者深矣公拜勅懽忭厥疾頓減朝廷

之于公何其優待之厚若是也哉公感恩眷乃取勅中

康寧二字名其所居之寓朝夕瞻仰如對天顔其喜幸

為何如耶夫皇上冀其康寧而復起者優待之至也公

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保全之方也君臣之道交相盡矣

雖然公出將入相材兼文武出則定疆圉安社稷入則

靖邦畿保萬民輔弼四朝為國股肱心膂番番國老不

可一朝而不在位者則公斯去也其果長往而安老於斯窩也哉昔宋文潞公彦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公雖抱微恙而年未周甲況日臻康寧誠如皇上之所望矣尚若潞公復幡然一出以弘脩大業待乎年至則歸老斯窩尚未晚也公卿大夫多為詩以詠美其所謂康寧窩者予僣為之記且以訊於公云

金壇尹汪君瑞麥記

瑞應之來豈偶然哉皆一心之感召也心極其恭敬則能體信達順凡所施為自然各當於理治之所及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以至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無非是敬之功效也是知一心恭敬豈非感召之本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之謂也觀于金壇縣尹仁和汪君仲和瑞麥之生有以知其然矣仲和乃繡衣公之仲子翰林脩撰伯諧之弟也明經登壬辰進士第成化甲午拜前職先是凡天下縣尹

吏部率取太學生年深待次者授之往往以久淹仕途而考覈既嚴慮致廢黜驟得臨民心無固志而多為身謀惟圖一已之私便不顧生民之休戚欲邑之治不可得也朝廷知其然近乃詔擇進士之有治才者選補之治有異等則拔入為臺憲於是人人以科目自重砥礪名節而縣令始皆得人斯民始皆得所若仲和則尤卓然者也仲和之為金壇也有學問以為之本有義理以養其心有廉潔以固其守孳孳然以德化民而不尚刑

罰課農桑以養之興學校以敎之卹其饑寒救其疾苦均其勞役而順其欲惡盡其存心處事一惟以恭敬為主而無少惰慢是以民翕然向化而懽然愛戴遠近和洽協氣薰蒸發為嘉祥去年二麥大收其中一莖兩穗者徧於四野是非仲和一心恭敬其何以感召瑞應之若是哉夫天之于人一氣相通此以和感則彼以和應不啻桴鼓聲響之捷者也仲和為縣方朞月之間政通人和上下充塞遂致歲豐麥熟兩岐呈秀家有足食之

喜民獲養生之樂而邑以大治一何感召之速哉其為德政之徵盖彰彰矣一邑士民暨縉紳君子皆發為聲詩以侈其美績庠生周昱裒為一帙來請言為序昔張堪守漁陽而麥秀兩岐其民有樂不可支之歌今諸君子歌詠乎仲和者如是則與張堪誠異世而同符也將見觀風者舉以上聞必蒙朝廷旌異之典太史氏録之必續于循吏之傳不日入陟憲臺大其設施則德化所及當不止一邑而已也遂為叙諸篇端以俟

句容龍潭新驛記

驛站之設所以通朝廷之使命待四方之賓客陸給以騎水濟以舟供其廩餼而便其馳騖者也是以上德以宣下情以達而庶事以濟為治者其可後乎句容龍潭驛邊臨大江與江北儀真相對凡自北越江而南者必首抵於是蓋江南第一驛也自洪武初年設立然以其岸江而迫近于水頻年以來為江濤衝齧岸日崩圮遂及是驛亦淪于水居者無棲身之地來者無止息之所

驛丞新昌劉謙白其事于直隷廵撫都憲畢公公顧而病之曰是惡可廢而不復者哉乃為擇地而重建焉于是相度其宜陟巘降原躬行閱視得隙地于崴積倉之西蟠龍山擁其後大江横其前方山逺峙以為印山水拱迎風氣完固誠悠久不抜之基也乃與應天府尹魯公府丞白公謀之而協專委通判李公董其役知縣濮公庀其材始工于成化乙未九月是年朞月之朞日訖工迎勞有堂燕室有寢享有内庖桑有外廐主吏有第

役夫有區周以高墉表以重門措置有方程督得宜民不知出材之費工不憚趨事之勞棟宇一新軒昂輪奐規模勝舊遠矣謙以新驛之成不可無文以紀于石乃述其事造予而請焉予以謂凡事之興剏不有以倡率之則繼承者難為功不有以繼承之則倡率者無所託況乎傳德澤布政令必事乎驛誠為政之所當務者也今是驛也荒廢無存賴都憲公相擇其地俾事興作而倡率于前于是通判李公知縣濮公仰副指畫得以繼

承于後一旦易廢為興起壊為成制度宏壯有足為江南列驛之冠矣是則非都憲公無以啓叔始之功非李濮無以任營為之力上下相資始終相濟自是江濤不及形勢便安至者如歸永無後艱其為利也寧有既乎遂為登載于石使後來者有考焉

麻城縣新建南門橋記

麻城縣湖廣黄州之屬邑也其縣治黄河之南漢江之北四通八達之地城南有水一溪曰黒龍池春夏則水

潦泛漲秋冬則水縮凝冱前人嘗架木為橋梁以通往來以其高而且危也商賈樵牧驅車馳騎與凡邑民之由於此者稍有不戒輒遭墮溺人多病之知縣事胡公琮舉丙戌進士先知江陵有善政巡撫巡按交章薦其材能召試果優等拜監察御史尋以註誤復改知麻城下車以來勤于撫綏矜卹疾苦修舉廢墜不朞年間一邑以治顧木梁非經久之計欲易以石乃捐俸貲為倡命僧人真亮等募財鳩工伐石於山以建之下列三券

高一丈有五尺長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四尺凡用石以丈計一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十萬有奇鐵以斤計三千有奇米以石計五百有奇傭工之金計之以兩二百有奇經始于成化乙未之夏落成于丙申之春瓷築深甃堅緻完好殺高為平易危為安人不知材之出工不知巳之勞穹然若長虹之亘空而巨鰲之卧波也于是行旅無墮溺之患往來有坦塗之便矣方伯李公正芳邑人也偕邑之僚屬暨士大夫僉謂不可無文以記其

成請予為記惟橋梁不脩昔人以為過乘輿濟涉賢者以為譏是故知為政者之當務也況縣令為親民之職貴在聚民之欲去民之惡則人心感悅親愛若父母政化所及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胡君之令麻城惟其心一于愛民視民如子故凡其所欲者必與聚所惡者必與去即是一橋為民之病思以利之雖費穣工鉅為之不憚其餘從可知矣宜乎斯民愛戴有以服從其化也雖欲不治得乎若胡君誠有為之才大用之器

而不愧古之循吏矣方伯諸君慮後之人享其利而不知其所自也謀有以志于石可謂不忘本矣故為之記

倪文僖集卷十五